

## 黑龙江双城市法轮功学员陈桂英受迫害经历

【明慧网】我叫陈桂英, 今年五十四岁, 家住黑龙江省双城市, 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我修炼法轮功后, 都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 无论在工作, 家庭中都努力做一个好人。

### 第一次进京被无理解除工作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 江泽民因妒嫉、害怕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 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 利用喉舌媒体进行铺天盖地的造谣、诬蔑。我决定上北京信访办反映情况。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 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坐火车去北京, 刚到信访办大门, 就被当地驻北京办事处绑架, 后来让单位接回, 把我关到看守所二十一天。单位还扣发我一年半工资, 从此以后不让我上班了。当地“610”头子张国富勒索我家人一千元钱。“610”副主任金婉智在我身上搜去两百元钱, 她说给我买日用品, 可是我在看守所里呆了二十一天, 一分钱的日用品也没看到。

### 第二次进京遭恶警电击

二零零零年的十二月份, 我第二次坐上火车去北京, 我和同修带上真相材料。我们早上来到了天安门。一个警察问我们到哪去, 我们没有回答他, 我们就把带的真相资料一撒, 高喊: “法轮大法好!” 有一个警察打我一耳光, 推上车拉到一个不知什么地方, 那里关着有很多学员, 都是来

自各地区的大法弟子。到十点多, 人越来越多装不下, 来几个客车, 把我拉到密云拘留所。我绝食抗议, 第二天把我和另一个同修拉到不知什么地方, 下车把我用手铐铐在一棵树上, 其中一个警察打我两个耳光, 问我从哪里来的。我没有说姓名, 地址。他们把窗帘拉上, 来了四、五个男警察, 把我衣服扒下来, 拿电棍电我的右脸, 又电我的乳房, 我当时一点也不害怕, 也不疼。我心想: 什么我都不会说的。他们不让我穿鞋、穿棉衣, 用手铐背铐在吉普车冻我。每天冻两、三个小时。到晚上四点半再送回密云拘留所。一连三天, 到第三天下午的时候, 一个警察说, 你一起的那法轮功(学员)说家庭住址了, 你说不说。我说: 不说。警察说: 不说我电你十个手指。我不怕, 当他电我手指时, 电棍没有电了。当时我就想是师父在保护我。第四天下午三点多, 他们就把我们没有报姓名的放了。

### 四十多人遭绑架 十七人被非法劳教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一学员家开法会, 十二点多钟, 大家发完正念, 把门打开回家时, 双城市国保大队王玉彪带头冲进屋里, 不知喷的是什么, 当时我们眼睛淌眼泪, 睁不开眼, 他们把我们一个个的往外拖, 有的都没有穿鞋, 绑架到车上。

我们被拉到公安局走廊蹲着, 半夜十二点多, 把我们不报名的关到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鸭子圈)。到了看守所已经下半夜两点多了, 警察把我们衣服扒光搜身, 第二天有位同修绝食, 警察让我劝她吃饭, 我不劝。他们就不让我俩睡觉, 洗漱。非法关押我三十七天。

十二月二十日, 双城市国保大队王玉彪等人谎说放我们回家, 却把我们十七人劫持到前进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

到劳教所的第二天, 为了达到逼

迫我们写所谓的“三书”, 狱警队长王敏、副队长刘畅、恶警周丽范、许春风拿电棍开始一个个轮着电击我们, 凄惨的叫声不绝于耳。

在劳教所, 我们每天被强制背监规, 强制干奴工活。早上五点多起床, 喂猪、鸡、鸭、鹅, 我们十七人在外面冻着, 天天这样, 把耳朵冻出了泡; 狱警为了省钱不用装卸工, 让我们装卸, 拉一车都几百袋。有时挑半成品筷子, 常有木屑落到人身上起红点痒痒, 完不成定额, 恶警王敏就逼着拿回号房继续做, 不让睡觉。他们不管活有没有毒, 只要挣钱就行, 不把我们当人看, 我们在前进劳教所受尽肉体及精神上双重折磨。(文/陈桂英)

## 走近法轮功

法轮功, 又称法轮大法, 是1992年5月从长春所传出的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功要求修炼者处处按“真、善、忍”标准升华道德, 使其真诚、善良、宽容, 身心净化; 还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1998年全国人大退休老干部的调查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国家体委也根据医学界做的“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98%”的调查报告, 希望能在群众中推广。如今法轮大法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真、善、忍”的美好传遍了全世界。◇



中共酷刑示意图:

背铐、电击、棒打、踹踢

# 张百华自述在黑龙江前进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省报道）黑龙江双城法轮功学员张百华在中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大抓捕中被绑架，十二月被劫持到黑龙江前进劳教所非法劳教，遭到的各种酷刑折磨，包括罚站、关小号、吊铐、电刑等。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早七点多，恶徒用电棍电张百华，之后将她从二楼抓起，扔下十个台阶，头、脚磕得全肿了，视物不清，肋骨疼不敢翻身，喘气也疼，并吐了两口血，导致她至今仍头晕、心跳。

历经这一年半被折磨，张百华回到家中，以下是她对此段经历的自述。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午十二点多，我们都在梁燕家，开门要走的时候，冲进来一伙恶警，手里拿着药物往我们脸上喷，我们睁不开眼，所有同修被绑架到警车上。

我把身上仅有的四百八十六元钱放到梁燕家，也被他们抢走了，上车后给我们拉到双城行政科审讯，恶警说：我说给你定罪就定个罪。我不报名，他们就给照相，都给编上号了。半夜送往哈尔滨第二看守所，到了看守所扒光衣服检查、强制照相。两个恶警拽着脖领骂着硬把我推进屋内，把我和方桂兰关在一个房间，我们绝食八天，他们就强行给我们灌食迫害，以后把我们分开了。

在看守所关押四十七天提审五次，逼迫我签拘留证，我不签。还有一次逼我写“三书”（所谓放弃信仰的悔过书）就放人，我没有写。有一次单独带我到对面二楼，戴着手铐，手被背后铐着坐老虎凳。两个男恶警到我面前狠狠的折我的手臂，另一个男恶警拽着头发，一小时后送看守所屋内。我和看门的狱警讲两男恶警迫害我的事，狱警说你找你的办案人，两男恶警说就再来一次迫害。

十二月二十日，我被送到前进劳教所。

一进去首先检查身体，然后就把我带到二楼洗漱间，四个女恶警把我衣服扒下来，用电棍电后背、用凉水

泼，开着窗户冻着一个多小时，四个人轮番打我。后来又来一个男恶警让我报名，我不报后，又一劳教人员是班长说出真名了，五个女恶警是：**王敏、周力帆、刘畅、刘仙宇、张艳丽**。到了晚上我倒在床上感觉整个身体难受，王敏把大夫找来了，我和大夫说电棍电的，王敏就把我从床上硬把我捞到监控室倒在地上，用脚踩我脑袋，并且说我装的，就这样我在监控室里呆了一夜。

十一月二十二日早饭后，恶警把我叫到二楼监控室，恶警（王敏、周力帆、丛志秀、张艳丽）她们围着我站着，王敏拿着电棍，**丛志秀**捏我脖领，她们把我按倒在地用脚踩我的头，嘴唇咯破了，流了不少血，用电棍电我，把我手背后面强行按手印，班长**王芳**拿水让我喝，我吐了半天血。就是这样她们还不罢休，将我带到另一小屋内，把我吊在窗户横梁上，用电棍电，周力帆给我一个耳光，一个劳教人员赵宝香堵我的嘴，我咬着牙没堵上，一直到下午才放我下来。

二十三日，同样将我吊起，下午三点多，刘畅把手铐拿下了，当时我的手都紫了。

二十四日，叫我坐小板凳，有个劳教人员看着我，不让我闭眼睛、不许靠暖气，屋里非常冷。我被逼迫坐了八天小板凳。以后让我坐大板凳，脸面对着墙。两天以后我开始呕吐，她们叫来大夫，大夫说心脏病复发，我说是你们电棍电的，我没有心脏病。大小板凳让我坐了十六天。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因为我不背监规，让我穿着衬衣、衬裤站一夜，第二天七点左右，恶警（王敏、**崔建梅**）拿着电棍电我后背，把我从十台楼梯口扔下来，把我的头摔坏了、左侧肋骨摔折了，我不敢喘气。就是这样还恶狠狠地把我拉到车间去。我坐在那，同修看我冷给我个棉袄披上，恶警（王敏）给扔了。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不敢翻身，还吐了两次血。后来恶警（周力帆）找来大夫检查，大夫问我摔得重不重，我说很重。周力帆说你别胡说。我说：当时你没在现场，当然你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时常头晕、头痛，冬天头不

抗冻，总觉得头四处冒凉风。就这样她们还不罢休，有时不让我去洗漱、洗澡，如洗澡时最后一批用冷水洗。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二月十七日，有一个劳教人员（**黄启山、王敏**）看管我们，黄启山指着我们骂大法，而且拿着扇子打人，**李珍**骂师父，那天**杨燕**值班，**王燕**如骂我，我和别人说了骂人的事，被狱头**崔恋恋**打了两个耳光，当时恶警（**杨燕、吴金花、谢秋香、张念荣**）谁也没有阻拦。我把号服脱下，站队时我也不报数，恶警急了打了我不知多少耳光，把我的下眼皮和眼角都打紫了，耳膜震坏了，罚我到二楼值班室站了半宿。

三月二十六日早饭后，**李海山**、二组组长用报纸打同修徐英的头，接着班长崔恋恋把左仙凤同修按倒在地，用脚踢、手打，这次是恶警杨燕值班伙同干的，不许上厕所，同修脱掉号服抵制迫害。恶警大队长王敏从厕所把左仙凤同修捞出来用电棍电，拳脚交加，恶警王敏抓住我的头发，接着把棉衣给我扒下来，背铐老虎凳，用筷子掰开我的嘴给我灌药，说我有心脏病，然后开着门、窗户把我冻了四个小时多。

第二天早饭后恶警（**张艳丽**）狠狠地打了我两个耳光，恶警**许微**把棉衣给我扒下来，又冻了四个小时，并且扬言说我是穆桂英，阵阵落不下。

四月一日我要求无罪释放，恶警张艳丽、吴金花又打我耳光，满脸是泡火辣辣疼痛，又罚坐老虎凳三十个小时。

这一年半的时间，我认清了恶党的本质就是假、恶、斗、骗、邪。这些不明真相恶警比豺狼还狠，这是我的能想起来的，还有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还在遭受着迫害。